

杰里米在風雨中披著長斗篷，伸手推開了一旁小酒館的門，吱呀地聲響顯得它年久失修，既老舊又刺耳。他的斗篷滴落著雨水，杰里米踏著步伐邁進酒館，乾燥的木板印上他潮濕的鞋印。

這場突如其來的陣雨打亂了他預計飛行回霧都的計劃，只得在此處作停歇。

酒館內十分安靜，儘管人看上去有些多。

一旦到新環境就會忍著不適睜開眼觀察環境的杰里米觀察著老舊的酒館，終於在邊角的窗邊找到了他可以落座的空位。他重新閉上眼，將墨鏡從臉上取下，用酒館提供的紙巾擦拭鏡面上的水珠。

再次戴上墨鏡，重新掀起眼簾時，冷淡的服務員不知何時已經出現在桌前，杰里米詫異著他竟然沒有聽見腳步聲，直到用冷漠毫無波瀾的聲音詢問：

「想喝什麼？」

將濕透的暗色斗篷脫下，白群色長髮毛躁蓬鬆地散開，杰里米有些煩躁地理了幾下便放棄了。

長髮吸血鬼沒有在此處落腳的打算，只點了一些簡單的飲品與麵包，並在服務員送上餐盤後隨意拿起其中一個司康餅咬下，隨即感到噏牙地沉默下來。

……真是有個性的酒館，不只服務員有個性，連餐點都如此有個性，這是石頭不是麵包吧。
長髮吸血鬼面無表情地想著。

他放下司康餅，轉手拿起盛著番茄汁的玻璃杯，皺著眉淺淺抿過，而後鬆了口氣地慶幸著番茄汁的味道是十分正宗的番茄味——相比司康餅的堅硬，這杯番茄汁足夠令他感到欣慰。杰里米斷斷續續，沒一口沒一口地喝著番茄汁，將腦袋靠上窗沿。

他細細傾聽雨珠擊落在屋簷及窗櫺的啪嗒聲，靜謐的微聲通過窗面，像是打落在他身上。直至有道低沉輕柔的熟悉，帶著沙啞闖入他的安寧。

對座的空椅上悄無聲息地落坐了另一位長髮男士。他的五官與杰里米有八成相似，珀金色的長髮在昏黃的燈光下泛著柔和的澄澄光輝，放上桌上的交扣的雙手手指纖細。

「杰里米。」

被喚了教名長髮吸血鬼恍惚地想，他曾聽聞吸血鬼是沒有靈魂的，死後既不會上天堂，也不會下地獄，因由吸食其他生命血液換來漫長的壽命，作為代價，是逝世後無聲無息的泯滅。

從那個支撐著他與母親近乎整個世界的男人死去後，他與他的母親不曾獲得安寧。他曾天真的認為世界的本質蘊藏著美好；他曾義不容辭地幫助許多人，也因此獲得他們的友誼。

杰里米並未曾後悔，卻決定捨棄天真。

他闔上了眼，喧鬧著亂轉的世界因此而沉寂下來，黑洞洞的，從中獲得解放與安心。

從此，也不再睜開他的「**雙眼**」。

男人臉色蒼白，一如他生前病怏怏的樣貌，軟著聲音。「你看起來長大了很多。」

他伸出手碰觸長髮吸血鬼自然擺放在桌面上的左手，杰里米垂頭望去，刺骨的冰涼從男人的掌心散發，白皙手背上淡青色的血管凸出。

珀金色長髮的男人躊躇著，終究還是問：「你過得怎麼樣？」

「我搬出了斯特林莊園，寄宿在拜爾德霧都的房子。」杰里米說。

男人聞言露出懷念的笑容。「拜爾德怎麼樣？」

「他很好，前幾年和霍克男爵的三小姐訂婚了，一把歌喉把人迷得死去又活來。」

「她是怎麼樣的人？」

「很溫柔、很知性——興趣是園藝，我收過她親手種的花。」
他抿起泛紫的不健康唇色露出笑容，一如當年他快要死的那時候。「那羅莎琳德呢？」
「……」
「杰里米？」

長髮吸血鬼吐出一口長氣，表情即便閉著眼，看上去也十分厭厭地。
「她很好。即使你根本清楚的不能再更清楚，她不可能會過得好。」他幾乎快忍不住湧上的情緒和突如其來的脾氣，又無法自控的重覆：「她不可能會過得好。」

他的母親不夠愛他，但吸血鬼活的年歲長了，本就冷情，羅莎琳德將她這漫長一生中所有的愛，都給了她的伴侶、他的父親，給了這個有著珀金色長髮的男人。

就像嬌盛的焰色玫瑰，艷紅奪目，灼烈的足以燃燒起來。玫瑰將所有妄圖摘取它的過客刺傷，卻在園丁想要撫摸它時，主動將自己身上所有荊刺砍斷，只讓他碰觸到最柔軟的自己。

雨停了。

「父親。」杰里米輕聲喚著，墨鏡下的睫毛顫動，「您不會流連於此。不會的。」覆蓋在手背上冰涼的感觸緩緩褪去，長髮吸血鬼將空了的玻璃杯放回餐盤中。
「你要走了嗎？」男人問。
杰里米帶著墨鏡的臉聞聲望去，「對。我要走了。」
「——父親。」
「嗯？」
「我和母親都很愛你，雖然暗得見不著光，但我們仍舊會活著。」

有著珀金色長髮的男人就笑了起來，孩子氣的酒窩在他的左臉頰浮現，笑聲如沐春風。
杰里米在桌上留下餐費，拿起自己掛在一旁依舊潮濕的長斗篷，他朝酒館的門走去，沒有回頭再度表露留戀，儘管他的內心依然不捨。

就如同面對這場令人眷戀的幻象，他卻始終沒睜開眼皮瞧上哪怕一眼。

雨停了。

它停了。